



敬一丹新作《床前明月光》：希望能与关注生命的读者交流

作为观众熟知和喜爱的主持人，敬一丹曾主持《焦点访谈》《感动中国》等多档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，在荧屏中与几代观众相伴。而镜头以外的敬一丹也是女儿，人过中年，她同样要面对所有中老年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：自己慢慢变老，父母已经变老。岁月把“老、病、死”直推到眼前。

近日，敬一丹的新作《床前明月光——为亲爱的妈妈送行》与读者见面。在这本书里，作者回望了妈妈的人生经历，倾诉至亲离别之痛，写出人生特定阶段的生命体验，和她直面生死之间的深情表达。

失亲之时完成妈妈的心愿

据该书出版方介绍，2017年10月，敬一丹的妈妈被确诊为癌症，她陪伴在妈妈的病床边，那是她工作以后陪伴妈妈最长的一段时间，也是她与妈妈慢慢告别的过程。这段时光伴随着病床边的焦虑和忧愁，伴随着病情起伏带来的困惑与纠结，同时也留下了妈妈与子女最后的温情。

妈妈是一个爱记录、喜欢留存和分享的人，她曾经用信件、文字、影像记录了自己和家庭的每一个历程。在病床上，妈妈对敬一丹说：“你把这一段写写吧！我不能写了。”敬一丹理解妈妈最后的心愿。寂静的夜里，她望着窗外的月亮，看着病床上的妈妈，一个书名在她的脑海里油然而生——“床前明月光”。从小熟悉的这五个字，在特定情景里有了新的感觉，人们习惯用“夕阳”形容晚年，夕阳，意味着天将慢慢黑下来，但天黑了，还有月光。月光虽不耀眼，却柔和安宁，那是生命的态度，是家人的温情，是伴随生命最后旅程的光。在与妈妈相伴的最后日子，敬一丹的生命体验浸透着痛感：妈妈在时，我看到最远的地方是夕阳；妈妈不在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尽头，看到了月光……

2019年4月27日，在敬一丹64岁生日这一天，妈妈永远离开了人世。女儿的生日，妈妈的忌日，竟然是同一天。是巧合？是隐喻？敬一丹接受了这样的解释：64年前的这一天，我第一次脱离母体；64年后的这一天，我再一次脱离母体。

忍着悲痛，敬一丹开始写作这本书。失亲之痛，难以表述，她几度陷

入哀伤，写作几次中断。家人劝她：不行……就别写了。敬一丹说：写，难受，但不写，更难受！

哀伤不能分担 生命体验可以共鸣

在写作过程中，敬一丹有一个清晰的方向：失亲之痛不能分担，但生命的体验可以共鸣。这本书不仅仅是述说哀伤，更记录了作者在生命过程中的体验，抉择面前的惶惑，情感交流中的感悟，希望能够与关注生命的读者交流。

敬一丹写作时带有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表达惯性，她的话题总是伴随着对象感，有着普遍的关注度。比如，当亲人得了绝症后，到底告不告诉她（他）？这是作者遇到的难题，也是曾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的话题。作者相信，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声音：“别告诉她。”“告诉就毁了她的良好心情。”“不告诉，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。”也可能听到另一种声音：“她不应该知道吗？”“如果她想见再见面？”“如果她想做些什么呢？”不同的患者，不同的家人，不同的环境，带来因人而异的选择。万般纠结，没有唯一答案，这正是作者与读者的思考空间。

再如，变老的时候，以怎样的姿态生活？面对生死时，持怎样的态度？这是一代又一代人都要面对的，而处于当今老龄化时代的中老年群体，这种关注更为热切。在敬一丹眼里，妈妈就是从容变老的榜样。书中记录了妈妈变老的过程，妈妈对年龄的看法、对自己后事的准备。妈妈怎样成为微信控？女儿退休时妈妈曾怎样教导？妈妈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？为什么妈妈要穿警服告别？点点滴滴，都传递着积极通达的人生态度。将要变老、正在变老、已经变老，——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会在书中与岁月交汇。

比如，陪伴，对病床上的至亲来说意味着什么？那是药，那是生命的支持，那是路尽头的光。我们能作为至亲带来怎样的精神慰藉？比如，常在床边照顾病人，家人会不会也成了病人？巨大的压力面前如何避免心理失衡，以怎样的心理支撑渡过难关？比如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亲人承受巨大痛苦而治愈无望的时候，平和地、有尊严地告别，也是一种爱的选

择。怎样看待缓和医疗？生命质量有怎样的位置？比如，三世同堂、四世同堂的大家庭，老人走了，未成年的孩子们怎样理解“死亡”？生命教育是孩子和大人的共同课吧？

相信这些带有痛感的思索，这些有关生死的问号，不仅仅是作者的，也是大家的。

好好活着 像亲人期望的那样

就在敬一丹刚刚完成书稿的时候，新冠疫情袭来。她一次次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流泪：“失亲，不是一个人的悲伤。我失亲，所以我更能体会在疫情中失亲的人的那种心碎。亲人曾经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失去了，不能填补，无法释然，那是被掏空的感觉。尽管在巨大的苦难面前，疗伤、治愈，这样的词显得很无力，但，毕竟，日子还在眼前。也许，我们需要倾诉、释放，需要相拥取暖，彼此慰藉。”

在新书后记中，敬一丹写道，今天的日常，在我心中有了不同以往的味道。失亲之后，更懂得了人生的无常，更在意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。总会想起妈妈那句话：“还活着，多好！”迎来日出，体味清新；送走日落，感受苍茫。树绿了，那是亲人曾路过的；花开了，那是亲人照料过的；云来了，熟悉的样子变幻着；风吹过，带来新日子的气息。迎面遇到的眼神，会抚慰着善感的心，看得见的幸福，其实还在，在人间烟火里。曾有失意，甚至绝望，但也有美，会出现在眼前和未来的某一时刻，若明若暗。

好好活着，像亲人期望的那样活着，我们的命，与亲人血脉相连，不容辜负！生命的历程在启示：一种结束，也是一种开始。眼泪之后是沉思，精神的DNA在延续，生活正在进行时，有质量的生活才有未来。新的日子，新的悲欢，该认真的认真，该宽容的宽容，该喜悦的喜悦，该付出的付出，该记住的记住。遇到什么事儿，心里会不时念着：假如妈妈活着，会怎样？是理解？是赞许？是摇头？然后，像亲人期望的那样，坦然去做……

“逝者渐远，留给我们的一切都将保持着生命的温度。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会帮助我们获得心灵深处的宁静。”

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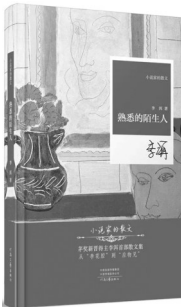
▶ 本报荐书

《我的月亮》 王哲珠 著



《我的月亮》是青年作家王哲珠原创长篇小说。作者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生死与爱、人性深处的精神追寻，他通过青年女歌手高灵音的命运跌宕，以及她的面对与抉择，表达出人性之美。高灵音最后在山里利用自己的专业教孩子们唱歌，将这个籍籍无名的山村小学办成了“歌唱特色学校”，自己也获得一种心灵与精神的圆满。小说深情而细腻，充满感人的正能量。

《熟悉的陌生人》 李洱 著



著名作家李洱的首部散文集。精选作者近年来在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，披露对他影响至深的人与事，分享写作秘闻与文坛花絮，既严肃活泼又尖利可爱，充满李洱式的庄重与调侃、诙谐与智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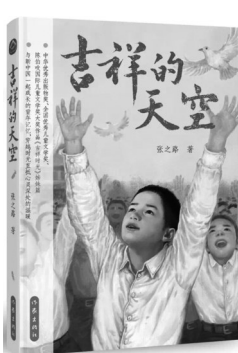
《空巢：我在这世上太孤独》 弋舟 著



本书是弋舟的非虚构作品。作者通过一年多的田野调查，寻访了数十位生活在乡间和城市的孤寡老人，记录了他们独居的生活状态，最终形成了十余万字的采访成稿。作品在豆瓣阅读连载过程中，感动了百万读者。

《空巢》一书呈现了时代的飞速变幻、岁月的质感、空巢老人的忧伤、子女在他乡的现状，具有浓郁的时代感和生命的困惑感。既有一种直抵心灵、人文关怀的精神品质，又有一种诗性的文笔和乡间话语的生动再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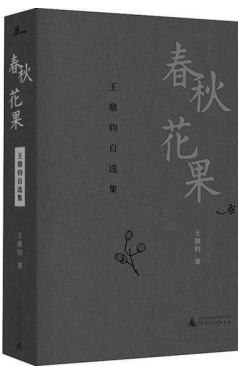
《吉祥的天空》 张之路 著



这是一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少年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。小说以时间为轴，细致地描摹了1957年到1963年期间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，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百态，书写了充满质感和时代特色的少年成长。

从大乘巷胡同走进贝府中学，带着青春期的懵懂，吉祥在生活和学习的历练中逐渐体验人生百味，新鲜的生活扑面而来：参加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十周年纪念大会、国庆典礼上放飞和平鸽、学工学农、文工团里当小工、制作小球藻……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起来，如同熠熠星光，指引着吉祥的成长之路。吉祥和他的同学们如青葱树木般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，无论周围的环境怎样，他们都植根大地，努力地汲取养分，向着天空茁壮成长。

《春秋花果：王鼎钧自选集》 王鼎钧 著



王鼎钧从事文学创作长达半个世纪，出版著作近四十种，《春秋花果：王鼎钧自选集》是从他既有的作品中精选集结而成的。本书精选王鼎钧散文、杂文、小品等二十八篇，分为三辑，第一辑直指本心，第二辑直指地心，第三辑直指文心，包括《竞争五帖》《疏压四帖》《我们还得思考》《海上尺牍》《匆匆行路》《看不透的城市》《崔门三记》《古典诗变奏》《声音》等篇章。

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往往围绕历史背景下的个人、人性、现代性等方面展开。如《竞争五帖》，就如何竞争这个问题从五篇小文章展开论述，通过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智慧的省思，教人要加强发挥自己的优点，没有优点要培养和学习。

对话 敬一丹：记录是一种习惯，也成为一种自觉

辽沈晚报：您退休后写了好几本书了，之前也有一本跟妈妈有关的《那年、那信》，能谈谈您的感受吗？

敬一丹：之前，我把妈妈留存的1700封家信编成了一本书——《那年、那信》，这是我对妈妈做的让我自己感觉到欣慰的事。我把这本书送给妈妈的时候，她正在做放疗。我之所以要编这本书，是觉得妈妈留存的这些家信是我宝贵的财富。还有，我特别希望妈妈看到它成为一个作品。我们做儿女的，未必能够感觉到，当我们的父母老去，慢慢失去一些能力的时候，他们也是需要肯定、鼓励和赞赏的，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想要得到他们的肯定、鼓励、赞赏一样。他们慢慢老去了，无力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尤其是精神的方式给他们这样一种力量。

辽沈晚报：从小到大，您觉得妈妈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方面？

敬一丹：对我影响最大就是她的生活态度。她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，

头脑很清晰，然后很有方向感。我妈妈平常的一些习惯也影响到我，比如说她特别喜欢记录，留存了很多在她看来特别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些小纸片，一张日历等等，小孩子画的画、最初写的字她都留着，更不要说家人写的信了，一定都留着的。这种记录的习惯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。我觉得我也受到妈妈的遗传，是一个特别习惯记录的人，好像不记录就对不起时光似的。

在我的生活中，记录成为一种习惯，也成为一种自觉。我写的一些书，尤其是退休以后写的几本书，都是有记录色彩的。

辽沈晚报：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您预想过自己的读者会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吗？

敬一丹：我想，有关生命的话题是可以和不同年龄层的读者一起交流的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与我最有共鸣的是我的同龄人，就是中年人。

辽沈晚报：您觉得对于重病中的双亲来说，儿女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

是什么？

敬一丹：陪伴，不是探望。陪伴就是朝朝暮暮，在各种各样的琐细当中，让我们的至亲感觉到你在。对于重病中的至亲，特别是已经无药可治的病，我觉得陪伴就是药，而且是不可替代的药。

辽沈晚报：妈妈去世以后，您的生活有哪些改变吗？

敬一丹：我妈妈去世后，我感觉到我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空缺，这种精神空缺我一开始是很难接受的，后来在疫情当中，我也慢慢意识到，我就得接受这种空缺，而这种空缺会一直伴随着我。

妈妈走了以后，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比以往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了，就是现在我已经是站在夕阳里看月光，以前我很忽略自己的年龄，根本没觉得自己已经是人近黄昏。送别妈妈的过程，也是我对生命认识的一个过程，认识血脉，认识时光，好像对失去有了更多的理解，对眼前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珍惜。

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